



# 觀光宜蘭念佛會後的感想

## 朱冰文

宜蘭是記者所熟悉的地方，遠在三四年前，我曾二度去到那裏。宜蘭週六念佛會的老蓮友，記者雖然不能一一叫出尊姓大名，但這些挺熟的面孔，我可以從八識的庫藏中一一搬認出來。這回，是第三次來到宜蘭。

星雲法師主持下的宜蘭念佛會，除了經常念佛講經外，又以音聲而作佛事，組織了一個佛教歌詠隊，擁有男女優秀青年數十人，陣容、聲勢，都相當可以，頗能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，這在近代佛教上看，可以說是一件創舉。

這次，星法師邀了澎湖的廣慈法師，鳳山的煮雲法師，和本刊記者同去宜蘭觀光，並且很謙虛地要我們加以批評。記者和三位法師，去年曾一同遠征澎湖，今天又原班人馬聚會蘭陽，能說不是有緣嗎？

記者因為事忙，遲到一日，失去了一個機會，沒趕上他們的歡迎晚會。大概是耳福不夠，但聞宜蘭、澎湖兩個歌隊，各展所長，高唱梵歌，頗有鏗鏘三日不去之味，雖然遲到，似猶有餘音可聞耳。

記者在宜蘭的三天，因為目的，是被邀來觀光的，當然我們自己可以不必表演，但靜觀主人方面的演出就好了。

第一個節目，我們參觀了他們的「家庭佈教」。這次的演出者，林松年居士擔任了一個主要的角色，他那一套圖解的演說，很是精關動聽。其次歌詠隊除了高唱佛歌以外，還唱讚念佛，替這家庭祈禱祝福，頗具力量！當一邊低歌，一邊祝禱的時候，記者被這些音聲攝住了。連氣也不敢大聲的透一透。最後放映幻燈，不但助興，且有兼具說法的作用。不過在什麼場合配映什麼性質的片子，是需要事前週密考慮的。

這樣的家庭佈教，約有三小時之久，一切都圓滿，星法師和林居士都要我們批評，實在無話可說，但是若不貢獻一點意見，不免有虛此行，也辜負了主人公的一番誠意。

記者認為像這樣大隊人馬的「家庭佈教」，對象似宜放寬一些。不要僅限於一個家庭的範圍（當然有特殊情形者不妨這樣）因為佈教人員超過了被佈教的家人數幾倍以上，若能令這一個家庭以外的鄰里親朋也同來聞法觀劇，欣賞梵音豈不更好？譬如林松年居士的那套演說，確很契機，但是聽眾多數是歌詠隊的隊員，被佈教的家庭中主人，反而忙着去準備茶水糖果來招

待佈教人員，這樣化的人力多，被化的對象少，收的効力便有限。未免有點可惜！聽眾對象自不必限於已念佛的人。場所最好是沿街，也不妨在走廊上，兼能吸收一些路人，為了好奇而駐足參觀者，至少可以讓他們，八識田中留下一個佛教的影子。

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佈教方式，似乎有點走了樣，並且有抄襲洋教之嫌，但記者認為這是技術問題，只要沒有違背佛經教。在末法的今日，掛着佛教徒招牌的人，竟然公開著文否認佛陀的全知全能，這樣違背佛教的人，纔是大大大的，走了樣呢！若說抄襲，彼教抄襲我教者比比皆是，最顯明的如把瑪利雅畫作觀世音菩薩像，豈但是抄襲，簡直有假冒的嫌疑！所以記者深深瞭解星法師的一番苦心，絕對贊同這種方式，只要能攝住信眾的心理，便是最上乘的方便妙藥。

第二個節目是下鄉佈教，這一個節目非同小可，需要整個的一天，借來大卡車一輛，滿載全體弘法人員，遍歷全縣各鄉鎮村落，遠至南方澳漁港，晚上又在羅東鎮舉行露天大布教。各鄉鎮佈教，都祇停留十數分鐘，如同澎湖一樣，講幾句話，唱幾首歌，發幾張傳單便過去了。羅

東鎮上的大布教，節目相當精美，有演說、有獨唱、有合唱、有紙劇、還有幻燈。可以說演來有聲有色，聽眾皆大歡喜。演出人員全部都是二十左右的男女佛教青年，盛況堪稱希有難得！

或許又有人以為這種賣膏藥式的弘法，是與佛教不甚配稱的，但是記者以為末法時代的眾生善根淺薄，即使把佛法送上門去，他是否歡喜接受，還不敢斷定呢！炳公老師常說：「過去佛法是磕了頭化了錢求得來的，現在也要磕頭化錢把它送出去」。

過去的佛法是關閉在山門裏的，雖然自民國以來，佛法已漸從山門裏走向社會，但亦僅僅是都市的少數人的佛教。並沒有真正地普遍起來。一般民間的表現，仍舊儘是些迷信的色調！因此往往被一些自以為知識份子者予以抨擊，諷刺；更被一些西洋教徒用作破壞的話柄，其實民間的佛教又豈能代表真正的佛教？可是日積月久，誤會更深，這些要一一說明，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。與其說明，不如用事實來表現，所以我們要提倡新的佛教！用新的表現來改正一般人的視聽。

但是記者要加以說明，所謂新的佛教，決不是指新的教義，而是說新的傳教方法；也就是弘揚佛法時技術上的改良，譬如用歌詠、演講、壁報、幻燈、圖畫、廣播；等等都是新的表現。如果能更擴展做到演劇或攝製電影，那就益發能引人入勝了。惟有這樣，才能吸收廣大的正信佛徒；才能搶救將被異教收買殆盡的眾生。但是我們得認清，這些新的方



童話劇

王烟如譯

# 割肉餵鷹的尸毘王

(開幕前，扮裝成童子的少年走到舞台的中央，作開場的說明。童子為辨財天十六童子中的生命童子，右手持劍，左手拿着一塊寶玉。)

古印度有一位非常仁慈而明智的尸毘國王。他除了具備萬德外，又精通各種學問和技藝。因為他擁有很多的財寶，兼具一顆清高的心，所以沒有一個人不敬仰他的。這位國王見了苦難的人們，就隨其需要，分別布施金錢或是食糧。因此，國王的德望，不但國內外的人民都久已聞名，就是連天上帝也傳播



到了。

有一次，在天的一角，須彌山頂的琉璃宮內，帝釋與毘首羯摩兩位天神，圍着黃金的桌子，商量着怎樣去探試這位大慈大悲的國王，看究竟是不是事實？

諸位！尸毘王不是真的具有大慈悲心？如果不是的話，我將用這把劍（舉起劍來）將他刺死；若是真的，我就給他這塊寶玉。（將玉示衆。）這是一塊不可思議的寶玉，有了這個，身心將同這塊寶玉般地放射出美麗的光彩，人們將益發尊敬他！

(幕內發出歡呼，嘈雜之聲) 噢！像是貧窮的人們，又到王宮來的樣子。……噓！請聽，有沒聽到喧囂的聲音？今天從清早就有很多人絡繹不絕地來到王宮的前面，等着領受施賑的物品，那麼，我走了，再見吧！

(童子入內。接着幕閉。正面是國王，左右站着幾個侍從。王的面前排列着很多的窮人（男女皆有）每個人受領施物，行禮道謝。)

衆人：謝謝！謝謝國王！  
(一一進入。)

王：(高興地一一目送着) 哦，大家都喜歡地回去。好愉快啊！這是第九百九十九個了！

侍一：是，是的！這是第九百九十九個了。

侍二：大家都很高興地笑着回去。

侍三：我們見了，也……

衆侍：非常的快樂。

王：(思慮一回) 嗯，布施者比受施的人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。像這樣，我僅僅將自己所有的一點東西施予窮人，是不能滿足的。

侍一：(不解地) 那麼，怎麼樣才能够……

衆侍：滿足呢？  
王：我常常這樣想着：「要是有一

法，不過是「先以欲牽引」的開場戲；第二步工作，尚須不忘「後令入佛智」，才是正戲呢！不然，若果滯留「欲境」，便會產生相反的正旨，同時也失去了宏揚佛法的正旨。

宜爾念佛會的做法很對，街頭進的宣傳工作都由在家青年們擔任，時代，又不失威儀。所以宜爾念佛會已是由第一步做到了第二步，只要進門來後認真聽經，誠懇念佛，切實持戒，這樣便萬無一失了。記者深為宜爾慶幸，他們內外配合，難得有星法師的領導，淨業前途是未可限量的！

不過記者更希望宜爾念佛會的蓮友們，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，將這第二個步驟，展延至羅東、蘇澳等鄉鎮，便不失下鄉布教的真意。街頭引進門內。相信，這不過是時間問題，宜爾念佛會遲早終會實現的！

辦一個道場是不容易的，能幹的人，自不免遭人的嫉妒，如果沒有魔又那來佛呢？星法師青年果敢，有正義感，忍辱負重，確有領導的才能，記者決不隨便捧人，只要有人真為佛教，發菩提心，我們在家佛子，無不擁護讚嘆！若××法師明明知見不正，胡說八道，而我們也閉着眼睛大德長大德地瞎讚，那就近於阿諛而非讚歎了。自然，讚歎也有個適當的限度，否則反遭心量狹窄的人們生妒，因此記者除了讚揚，還很客氣地對宜爾念佛會，略為貢獻了一點意見，可用則檢留參攷，不可則棄之紙簞，但希望宜爾念佛會同仁和星法師勿以慢罪加諸記者則幸！

最後為宜爾念佛會祝禱：多多搶救衆生，歸入佛門！！阿彌陀佛！